

中国古代

传世极品

《泪珠缘》 满江红离合

悲欢，逃不出，牢笼圈

套。天付与心猿意马，名

缰利锁。镜里红颜容易

老，鬓边华发催来早。算

从前抛却泪珠儿，知多

少！撇不下，愁和恼。忘

不了，颦和笑。把人间

甘苦，般般尝到。儿女

恩情身上债……

中

泪珠缘

广来整理

「清」天虚我生／著

LEI ZHU YUAN



中国古代传世极品

泪珠缘(中)

〔清〕天虚我生 著

广来 整理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曹 立

封面设计 山羽制作

《中国古代传世极品》

广 来 整 理

出版发行	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地 址	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
印 刷	北京市大北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	新华书店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印 张	152
字 数	2800 千字
版 次	2000 年 10 月第一版
印 次	2006 年 3 月第二次印刷
印 数	1—5000(套)
书 号	ISBN7—204—04634—X/I·836
定 价	596 元 (全 20 册)

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。

联系电话:(0471)4971562 49711659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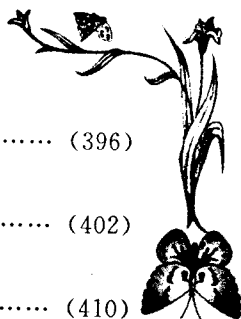
- 第三十回 送花果秦琼缔姻
舐纸窗小环出丑..... (219)
- 第三十一回 活离别颈回三尺练
死缠绵臂啮一条痕..... (226)
- 第三十二回 趁颠狂小环索命
了冤孽叶赦归阴..... (233)
- 第三十三回 苦团圆奉母质银簪
好宝贝瞒人赠金镯..... (242)
- 第三十四回 绣货铺张总管拼股
美人局来顺儿迷魂..... (249)
- 第三十五回 听莺处座上讶雄谈
逐马蹄道旁笑倾盖..... (256)
- 第三十六回 行酒令良朋猜性格
渥披窝小婢占温柔..... (263)
- 第三十七回 一枰棋痴儿呵冻手
两首诗玩妇笑钟情..... (270)
- 第三十八回 拈阄儿令翻蝴蝶会
唤美人曲唱牡丹亭..... (277)
- 第三十九回 染果毒来顺儿结果
成家室石漱姐还家..... (284)
- 第四十回 对葵床四姊妹谈心





- 抄叶府一家人分手..... (290)
- 第四十一回 血模糊命索一颗头
- 花绰约诗联三十韵..... (297)
- 第四十二回 毁春册小夫妻反目
- 成好事大德慧过人..... (308)
- 第四十三回 三尺剑蒋圆儿戕命
- 一席话石漱姐寒心..... (315)
- 第四十四回 叶小姐潦草依秦
- 石公子探花及第..... (322)
- 第四十五回 得月楼台良宵闻笛
- 集词牌令秋字飞觞..... (328)
- 第四十六回 软心肠宝珠哭姊妹
- 巧口角丽云笑哥哥..... (337)
- 第四十七回 小广寒法曲舞霓裳
- 大闹热飞觞折桂令..... (344)
- 第四十八回 听琴夜宝珠招薄怒
- 下场时秦琼遇冤家..... (350)
- 第四十九回 报春闹吉士攀龙
- 秋兴诗谜换蟹宴..... (357)
- 第五十回 小儿女活拆凤鸾俦
- 老夫人另订鸳鸯谱..... (367)
- 第五十一回 俏丫环妙语止伤心
- 好姊妹分襟齐下泪..... (374)
- 第五十二回 易鲛绡断肠分手
- 闻燕喜狂笑偏心..... (381)
- 第五十三回 病宝珠对镜惜芳姿
- 俏丽云登山听松籁..... (389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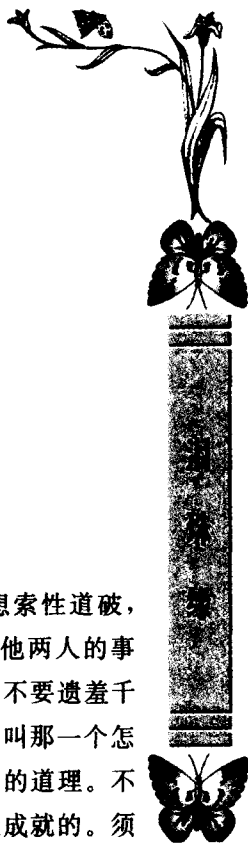
- 第五十四回 两头亲花学士悔婚
一手本秦官保请旨 (396)
- 第五十五回 感皇恩叶家表双节
奉圣旨秦氏娶三妻 (402)
- 第五十六回 绝艳惊逢浣花醉酒
佳期再阻婉姐居丧 (410)
- 第五十七回 收寄女沈左襄仗义
哄行人花占魁出殡 (417)
- 第五十八回 认花容姊妹讶生蓬
祭江口弟兄悲死别 (424)
- 第五十九回 连城璧合宝珠迎亲
合浦珠还蓬仙失喜 (430)



第三十回

送花果秦琼辞烟 纸纸窗小环出丑

却说婉香看见宝珠说出这话，明知有意。想索性道破，也好绝了他的邪念。便道：“这有什么艳羨处。他两人的事情，设或有人知道替他编一部传奇或是小说，可不要遗羞千载。始乱之终成之，那还不要管他。万一不成，叫那一个怎么做人。可知道得之易者失之易，这是千古不易的道理。不看别的，只看古今书籍上也载的不少，有几个能成就的。须知小说上记的，多是作书的人自己犯这一着，到头成了个恨事。却借著笔墨故意反说得美满，聊以自慰，其实都是反面。譬如你见一部子奇书，你原想买家来的，却先给你看了一遍，那便你买不买都不打紧了。便买了家来，也看得不贵重了，这是一说。若讲得易失易的话，也有譬喻。不看别的，只看天孙和牵牛两口子，一年只聚一夕。人生终日聚首一年便三百六十日，百年便三万六千日，一日便有两夕光景，不是七万二千夕么。那人生百年，天孙和牵牛便七万二





千年的缘分。可知道缘分是有定数的，有如这洋葡萄似的。假如这盆子洋葡萄有一百颗，你一口也便吃的了，一日吃一颗便有一百日好吃，你想这话可是。”宝珠笑道：“那！我今儿先吃这么一颗。”婉香忽的正了颜色，宝珠便满脸飞红了。刚没的搭讪，却好海棠进来说：“袅烟姐姐叫晴烟来接爷了，说三爷叫湘莲送了一个书筒儿来，不知什么，请爷家去看去。”宝珠便点点头儿走下地来，一声儿不言语。婉香也不则声，教春妍把酒盏收拾了便自睡下。

宝珠走回天风楼底下一间醉花仙馆来，见袅烟正在那里烧安息香。宝珠走近来道：“三老爷有什么筒儿送来？”袅烟便向文具内取了出来递与宝珠。看是一个三寸长的小书筒儿，上面是秦文写的：付宝珠收貯。拆开一看却不是谕单，是一扣万源金号的折子。里面写着“收存赤金一百十一两四钱九厘五毫”，下面盖着年号戳子。宝珠看了便仍套在封子里。袅烟问他，只约略说了缘故，就叫袅烟收下了，便自睡下，一宿无话。

到了次日，宝珠起来往婉香处转了转。婉香叫他做诗。他总听他的话，便回来真个引纸握笑做起诗来。又趁此机会向秦文处请了十五天假。打这日起，便有时往惜红轩、绿云深处、春笑轩、海棠香梦轩等处和姐妹们玩玩。有时便回来做诗，到落得快活几天。又兼秦文和柳夫人、袁夫人都道他好，宝珠才信服婉香的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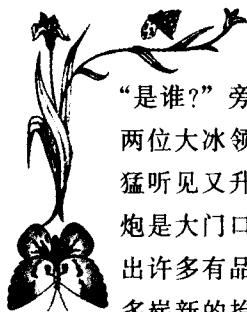
这十几天内莫说不上学，连别的闲事也不问一星儿，那盛莲仙的诗他早忘的影儿也没有了。哪里还去复他，却把个盛莲仙闷死了。望云霓似的望了许多日子，没见一封回书。自己又病的是热症，没一个月起不得床，心里哪里耐烦得

住。想叫冷素馨代写个字儿去问，素馨却不肯写，蘧仙没法又耐了几天。这日略支撑得住，便自扶病写了封书子着文儿送去。

文儿接了书子不敢怠慢，忙到秦府里来。一路见些官员，开锣喝道的来来往往络绎不绝。进了学士街，见满街挤住了旗锣伞扇轿马人役。到秦府门首，见方井里搭了马棚，拴着几十匹高头大马。左右搭了两座鼓亭。大门口两边围墙都歇满了执事，又许多亲兵成淘结队的站在那里。看号衣也有抚院里的，也有将军里的，也有提台统领的。文儿打量府里有事，便不敢轻易进去，到街口茶肆里来找熟人。一踏进门槛，见满座都是戴红缨帽子和戴歪帽子扎头巾的兵丁、差役。好容易找着个东府里兆贵的儿子来顺儿，便和他讲要见一见宝珠，有机密书子要亲呈上去的。

来顺儿本来和文儿是酒朋友，便一口答应了，和文儿走出茶肆来。文儿一路上问道：“今儿什么事便这样热闹？”来顺儿道：“今儿八月初二，是南府里二太太六十大寿；又是咱们老爷的五十八岁小庆；又是咱们琼二爷和石府里缔姻，所以两府里都热闹得鼎沸似的。你要见三爷，我带你里面园子里见去。外面有客着，不稳便。”

文儿应着和来顺儿进了大门，见甬道两面滴水檐下都歇满了仪从、执事，拥拥挤挤的不知有多少人。二门上挂了红彩，交椅上坐着几个武弁在那里弹压闲人。进仪门便清爽多了，只有二三十乘空官舆歇着，好些当差的分两排儿站班着。猛听见里面升炮，来顺儿忙带着文儿站到边上去。见穿堂里面飞也似的抬出两乘红拖呢的二四轿子出来，后面跟着七八个管家打从面前掠过，一转眼出仪门去了。文儿私问：



“是谁？”旁边两个当差的道：“是本府里的金师爷和陆师爷两位大冰领盒子去的。”文儿便打迭起眼光，打算看盒子。猛听见又升起炮来，却伸着颈子半晌没见一人出来。原来这炮是大门口送客的。一会子又放了三个炮，见穿堂里面先跑出许多有品职的管家来，兆贵也在里面。随后一串儿扛出许多崭新的抬箱来。文儿定睛看时，那抬箱里都摆着缎盒盛了花果。五彩杂陈光耀眼目，一架一架的打面前过去。共是二十四架抬箱，内中陈设也看不仔细，总觉件件是好的罢了。那抬箱出了仪门，随后又是两乘官舆出来。打头一乘前面走着四个亲兵，看号衣知道是个统领。那后面一乘文儿认得是秦文送客出来的。见那头一乘轿子出了仪门，听外面升了三个炮，秦文的轿子便回转来。四五人插着轿杠飞风似的打面前擦过进穿堂去了。

这里站班的便渐渐的散开了几个。来顺儿便引着文儿进穿堂过大厅，一路见挂满了喜字寿字的大红缎幛。到二厅，见台阶下坐着一班清音，天井上面搭了彩棚子。来顺儿急急的引着文儿打西首游廊上越过，进了一座墙门便是甬道，上面盖着雨廊。又进一重门，抬头见榜着“一粟园”三字。到里面走廊上，早有许多小厮在着，问来顺儿什么事。来顺儿说明了，便叫文儿在这里站着切莫乱走，自己回出去了。半晌小厮们说：“三爷来了。”文儿一眼见来顺儿跟着一人进来，年纪不过十三四岁，比自己还瘦小些。戴着束发紫金冠，穿着绣蟒的箭袖大衣。上面罩着西地文锦的背心，约有二三尺长，下面结着排穗须儿，刚和大衣一样长。腰间系着四块玉的扣带，里面衬着白湖绉衬腰帕子。满脸秀气，眉目如画。觉得便把自己的主人比下去了。那人进来，文儿赶先

打个千请安说：“家爷本来要到府道喜，因病着不便，说抱歉的很！”宝珠笑说：“不敢。”又道：“回去替我给你爷请安。我早想过去和你爷谈谈，总没得一个空儿。你爷痊愈些，尽请过来逛逛。只是屈驾的话，我又不敢说。”文儿应着，又代主人谦了几句，便呈上书子。宝珠拆开看了看道：“知道了。这事笔墨上也讲不了这些。我明儿闲了便过去给你爷请安，带讲这事。”文儿唯唯，见宝珠还要讲话。忽外面走进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厮来说：“西正院请爷去。”宝珠点首，便向文儿道：“我也不写回字了，你家去便这样讲，请你爷保重些。”说毕便转身出去了。

文儿便和来顺儿出来，因问：“怎么这几处不见一位客来？”顺儿笑道：“客多着呢，那边西花厅和那边东花厅新花园里三处，几所院子都挤满了客。便刚才那个园里也挤满了女客，只你看不见罢了。”文儿点点首，暗暗赞叹。到仪门口，别了来顺儿径回府来。将这番情形和宝珠的话告知蘧仙，又赞宝珠那样和霭那样标致，没一点儿公子气。

蘧仙听了，那愿见之私越发殷勤了。过了几天仍不见宝珠的影儿，梦却梦见了好几次，总又没一句咬实话。便怪宝珠终究是纨绔子弟，不尽人情的，便也冷了心。

挨到八月十六那日，病好了些。身子略支撑得住，只还怕风。偶然想起宝珠，便要亲自往秦府里去。冷素馨劝他不住，只得依他，叫多添了件衣服出去。又叫把轿帘儿放下了，仍是文儿跟了去。却不道到了秦府，门上人回说：“三爷刚被叶老太太请去过中秋去了。”蘧仙大失所望，只得回去。过了几天又去，又说：“还没家来。”蘧仙便气起来，绝口不提宝珠两字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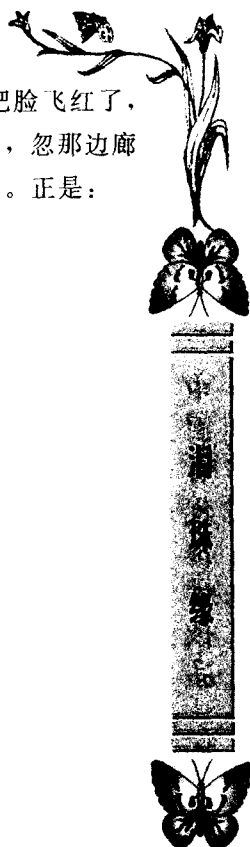
其实不是宝珠糊涂，因替中丞做诗，便告了十五天假，到期却只有十二首诗。又请宽限了十日，又只有三首诗，总一味的忙些玩。秦文动了气。等过了初二的喜日，便把宝珠锁在新花园里，限他五日交齐。过了五日去看，却把满园的景致都题到了，倒有一百首绝句。却又用些风花雪月的字面，用不到那集上去的。秦文看了好气又好笑，便又把他关了几日。到十五早晨，才把三百首杂体诗做齐了。却是冠冕堂皇，纯用台阁体的。秦文欢喜的了不得，便赏假十天。一面把诗发刻去。

这宝珠放了出来，便如倦鸟出笼似的。十五夜和姐妹们赏了一夜的月，闹热自不必说。次日却好叶老太太来唤他赏月去，他哪肯不去。所以把蘼仙这事倒做了个愿心，这等检日子去还的似的。打十六日到了叶府，自然又没个空儿。又况冰山和袁夫人都进京去了，叶用又往江苏候补去了，家里只留些女眷。那叶魁自日日关在书房里的，叶赦都没年月的外面嫖去赌去。所以宝珠在那里便和香人儿似的，那些年纪和他差不多的小姨娘都似蝴蝶儿一般粘住他。你想宝珠还有什么心思替蘼仙担忧去。

一日宝珠没事，来看蕊珠的母亲五姨娘朱赛花来，可巧不在屋子里。因顺步到六姨娘杨小环院子里来，见静悄悄的没些人声。那些丫头们都不知哪里去了，因想到房里去。却不道房门反闭着。宝珠只当他睡着，便悄悄的回了出来。到玻璃窗上来看，却也被帋子遮着。因拿舌尖舐破了一个空眼子望进去，见上面洋床上垂下亮纱帐儿。那帐门儿在那里抖动，静听有些气喘喘的声音。心里疑惑小环病了，因定睛看时，原来那床是两面凌空的后。后面窗子照着日光映着亮纱帐

子，见床里面迭起两个人影儿在那里颤动。便把脸飞红了，心里突突的跳了起来，便不再看。回转步来想走，忽那边廊上走进一个人来。不知那人是谁？且看下文分解。正是：

有意呼茶寻鹦鹉，无心闲步见鸳鸯。





第三十一回

活离别颈回三尺练 死缠绵臂啗一条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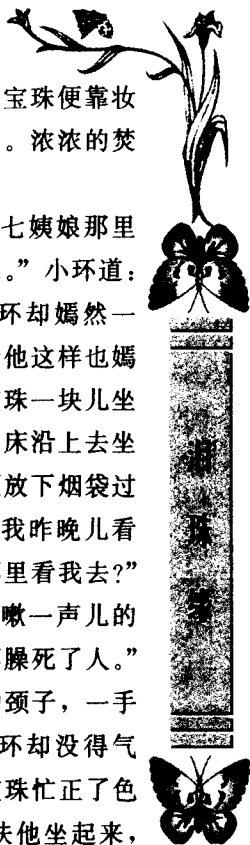


却说宝珠刚想转步出去，忽见那面廊上来了一人。仔细一看原来便是自己的影儿，被对面镜屏照过来的。心里暗想不道小环这人是这样的，又想只不知那人是谁？想着便故意放重脚步道：“你们的桂花好香吓！”见这边窗子呀的开了，却是小丫头奴奴。见是宝珠，便笑道：“请爷这边坐罢。”又低声道：“姨娘在那里洗脚呢，不要进去。”宝珠暗暗好笑，便打中间进这边房来。奴奴忙去后面点火拿烟袋去。听对面后房门响，宝珠便偷眼打中间望后面去，见一个人影儿一晃往后天井跑出去了。却是宝珠眼快，分明认得是叶赦。便暗暗吃惊。

忽对面房门也开了。见小环穿着一件粉红小夹袄子，下面露出湖色裤儿宝蓝扳尖头鞋。发掠的绢光，槛发抿的斩齐。浓浓的眉儿，白腻腻的一张鹅蛋脸堆着笑容，向宝珠招手儿道：“来这边坐呢。”宝珠望他笑了一笑，便捧烟袋走过

来道：“你关着门在这里什么？”小环嗤的一笑，宝珠便靠妆台坐下。见床上帐子已钩起了，窗布儿也打开了。浓浓的焚着一炉子麝脑香。

小环斜着身儿站在宝珠面前道：“你敢是从七姨娘那里来么？”宝珠道：“月香我还是昨晚子见了没见来。”小环道：“昨晚子敢是你往那边去的？”宝珠点点首。小环却嫣然一笑，便把帕子去掩小嘴儿，还嗤嗤的笑。宝珠看他这样也嫣然一笑。小环溜转眼波去看一看没人，便挨着宝珠一块儿坐下来道：“我问你，”才说了这句，又站起来走到床沿上去坐下。用帕子招他道：“你来，我问你呢。”宝珠便放下烟袋过来，小环按他并肩儿坐下，脸对脸儿的问道：“我昨晚儿看你来，你可知道？”宝珠道：“你敢是到软姐姐那里看我去？”小环道：“不是。”宝珠道：“哦，昨晚子窗外咳嗽一声儿的敢便是你？”小环嗤嗤的笑起来道：“好吓！可不臊死了人。”宝珠红了脸道：“你呢？”小环便一手钩住宝珠的颈子，一手来拧他的嘴。宝珠连忙掉转头躲过了央告，小环却没得气力，拗不过宝珠，早顺势儿和宝珠滚在一堆。宝珠忙正了色道：“哎唷！闪了腰了，快放了我。”小环笑着扶他坐起来，连问：“闪了哪里？”宝珠道：“这会子好了。”小环因替他整整紫金冠儿，道：“你和月香好，可知道月香的事呢？”宝珠道：“我不知道什么事，你讲，我听。”小环道：“咱们家瞿福你知道为什么问了死罪？”宝珠道：“哦，你不说我知道了。”因道：“这个也太罪过些。”小环道：“不然月香也保不住，因是老爷钟爱的。所以大爷不敢专主，要等老爷回来再作区处。光景像月香那模样老爷也忍不的舍了。”宝珠道：“这事办的不好。教我且闷住了不响，等老爷回来，告诉了，





或索性赏给了他，或好好的回复他出去。照这样，幸而瞿福不把实情讲出来。设或当堂供出，这府里的名声还好听吗！”小环点首儿。宝珠又道：“怎么便能问了死罪？”小环道：“他本来姓徐，因打死了两个人逃了出来。见官府缉获的凶，不知怎么求了老爷到这里府里来充了家丁。又改了姓，也便没人敢惹他。这会子是大爷向府里太尊讲了，说他改名躲匿，以前咱们并不知道他是紧要人犯，误收留了，此刻查出踪迹，所以送府来办的。那太尊查看存案，果是有的。审了一堂，瞿福也是冤家到了，竟一口招承。所以问了这死罪，这事却没提一句儿。”宝珠叹了口气道：“主仆通奸是死罪，不知道子谣父妾是什么罪名？”小环失了色。宝珠便站起来抖一抖衣裳要走。小环一把扯住衣角，宝珠忍着心疼，把袖子拂散了就走。

小环见宝珠去了，便呜呜噎噎的哭将起来。初则是怪宝珠，继则自恨没得主意。何苦放着宝珠倒被叶赦坏了身子。哭了一会，忽又自己懊悔起来。想从前至今，没一件儿称心的事。进了这府里，便似进了囚笼似的，再飞不出去。叶冰山在家的时候，便没时没节的便干些丑事。便自家不高兴着，也要勉强奉承。再加叶赦穿花似的和他来厮缠，这会子连宝珠也知道了。

可见说要人不知，除己莫为，既出了丑还有什么颜面见人。不但见不来叶冰山，打今日起连宝珠也见不来了。想到这里，便心灰意乱起来。看看天色晚将下来，挨到晚饭时候，听丫头们说宝珠回去了。心里便加了一勺冷水似的，也不用饭就独自睡下淌眼泪。听自鸣钟打了十二下，外面丫头们都睡静了，忽然起了个自尽的念头。便独自起来四下看了

看，见灯光暗小如豆，绿荧荧的。到窗口一看，见天井里月色迷离，落叶儿被风吹着在回廊上簌簌的打旋窝儿走动。便慢慢的回床边来，向床沿上坐下，细想一会。觉得做人实在没趣的很，不如死了，爱到哪里便哪里，可不自在。想到这里，心里倒快活起来。便揩干了眼泪，到妆台上拿了付纸笔来。想把那灯剔明些，却不道反乌了下去，通红一点，绝无寸光。小环叹口气，便道：“还写什么来，只是死得不明，人还说是为的宝珠，可不又冤了他。”因大书道：

不应强赋定情诗，悔到如今死已近。
若问此身被谁污？宫门悬带料应知。

写毕，便解下腰带，拴在床横头铁杆子上。用一张矮凳子垫了脚，引颈套上，再把矮凳跌开了。只觉喉间一哽，那一缕香魂便从泥办宫透出，随风飘出窗外。

到回廊站住看自己，原好好的与生人无异。心里疑惑还当自己没死。再回到房里看，那个脂粉搓成的娇小身躯，已如步灵仙子似的，凌空悬在那里。到这地步不禁洒了几点眼泪。因想：“我这身躯儿，在生时那样自怜自爱。不要回来他们给我胡乱收拾，可不辱没了我这身体。不如守着看他们哪样布置。”因便坐在妆台上等着。

一会子听鸡鸣了，那纱窗上渐渐的白了。因想人说鬼是不能到天明的，可见也作准不得。

看自鸣钟已指在七下二刻，因想把灯吹灭了。却吹了半天也吹不乌，便渐渐悔恨起来。再一会子听丫头们起来了，却好这日天也阴惨惨的没得日头。小环见半晌没人进来，好

